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郑博 肖思科 著

黄克诚大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传记丛书

HUANGKECHENGDAJIANG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传记丛书

黄克诚大将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克诚大将/郑博、肖思科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传记丛书)

ISBN 7-5033-1823-6

I. 黄… II. ①郑…②肖…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159 号

书 名: 黄克诚大将

著 者: 郑 博 肖思科

责任编辑: 钱庆国

装帧设计: 闫可钦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诚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57 千字

印 张: 10.25

插 页: 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823-6/I·1420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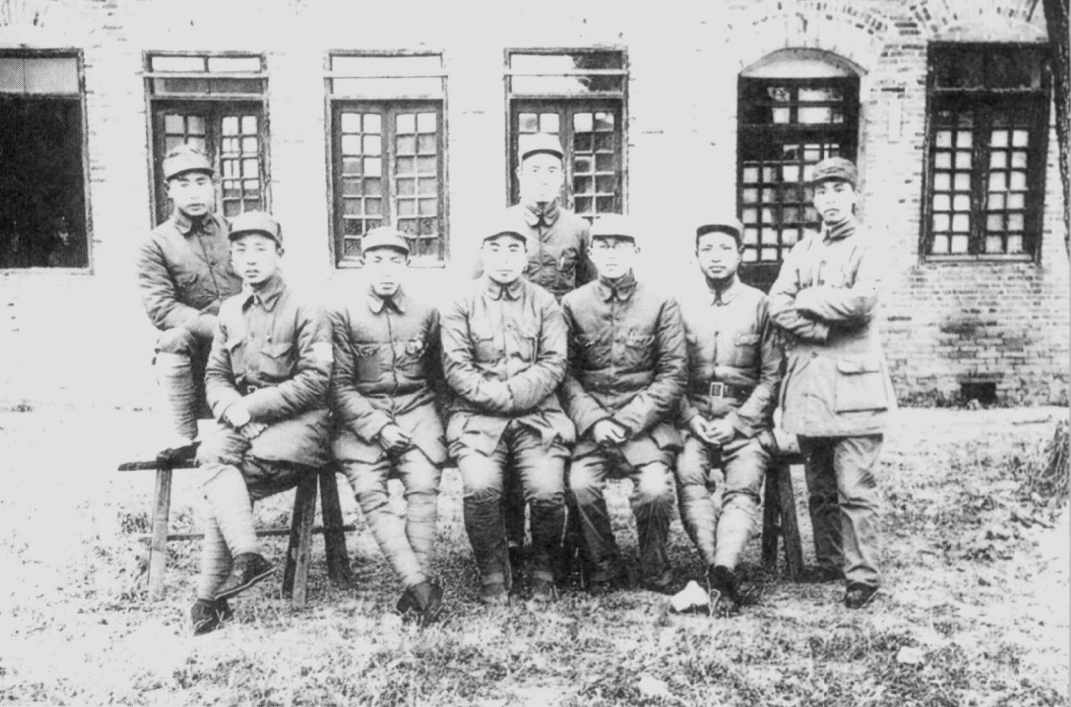
北伐战争时期的黄克诚。

1937年，黄克诚同杨尚昆（前排坐者）等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二排左起：李伯钊、邓小平、杨奇清、陆定一；三排左起：罗荣桓、黄克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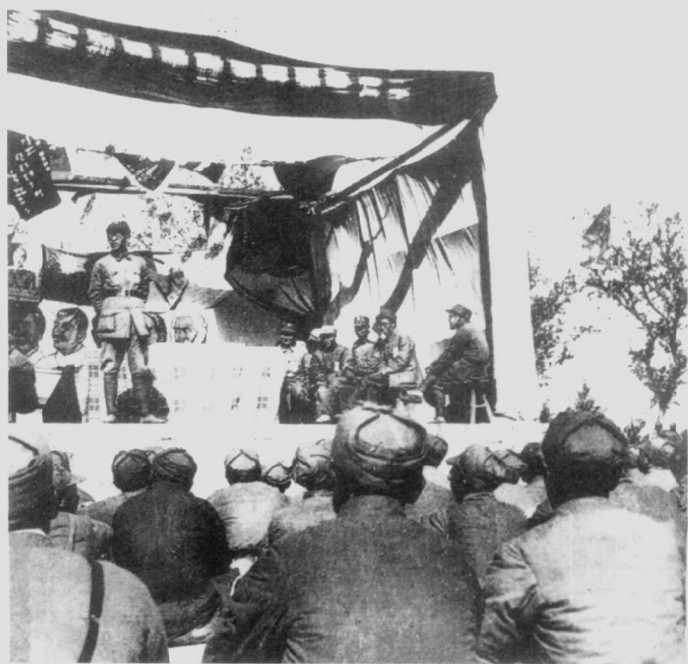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初期,黄克诚(左一)同邓小平(左二)、傅钟(左四)等在一起。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前排右三）同部分领导干部在一起。



黄克诚在新四军第3师反“扫荡”作战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949年9月21日,黄克诚(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



1950年,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在长沙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上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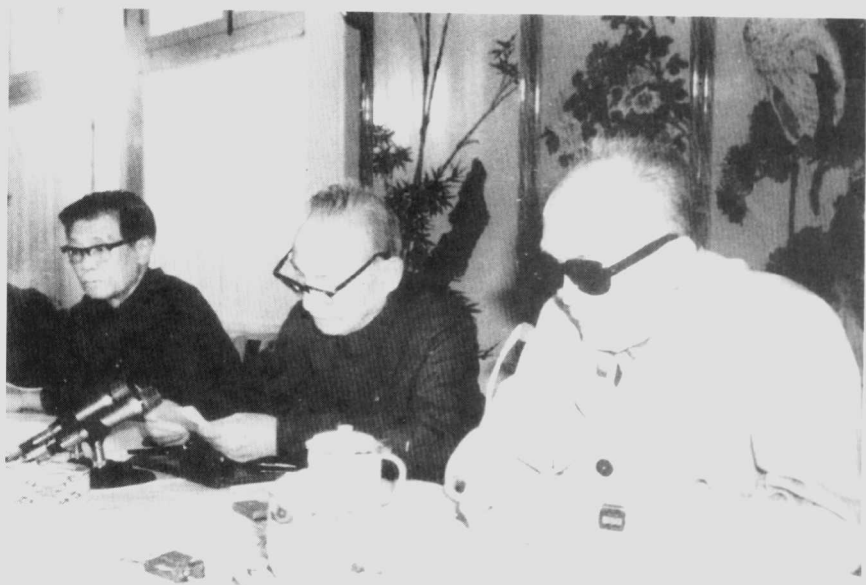
1955年,黄克诚(左四)同邓小平(左三)、陈毅(左一)、贺龙(左二)等在全军射击运动会看台上。



1955年,全军射击运动会上,黄克诚(左三)向优胜单位和个人授奖旗。



1978年，黄克诚在解放军总医院。



1982年9月13日，黄克诚(右)出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为陈云。

目 录

第一章 无妄之灾

老人，您在想什么？ [1]

“一个敢讲点话的人” [3]

批斗 [6]

黄克诚叹口气道：“顾全大局吧！” [14]

第二章 将才初显

叩 门 [21]

最初的戎马生涯 [24]

永兴独立团团团长 [29]

第三章 艰难求索的赤子

远行找党 [43]

流浪上海 [46]

“我找到了党” [51]

北上，南下 [52]

“我要到游击区去” [57]

第四章 人生第一轮冲击波

初到彭德怀麾下 [62]

反对攻打大城市，首次因右倾问题被撤职
[65]

打长沙时遭乱枪齐射之后 [70]

第五章 风暴中的勇者

第一次打“AB团”，痛心疾首 [78]

第二次打“AB团”，险遭杀害 [82]

第六章 险象环生

险象环生 [90]

与彭德怀之争：赣州要不要攻 [94]

再次因反对攻打大城市受批判 [101]

第七章 是是非非长征路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先锋师政委 [109]

恶兆 [114]

指挥作战的日子所剩无几了 [118]

无辜受冤 [122]

一钱不值 [124]

第八章 放虎归山

命运的转机 [134]

重上战场 [139]

朱老总发火：你们这是什么鸟党委会 [142]

刘少奇建议中央：请令黄克诚速来苏皖地区

统一指挥 [150]

打通八路军、新四军两块根据地 [154]

第九章 自己的天空

与陈毅之争：曹甸何时打？ [157]

听海啸的感觉 [160]

满天的乌云飘来飘去 [166]

一个伟大的建议 [180]

第十章 闯关东

闯关东 [185]

“漂来漂去的二流子” [192]

“家”安何处？ [198]

与毛泽东之争：四平该不该守？ [201]

打“胡子” [205]

第十一章 从市委书记到省委书记

毛泽东说：黄克诚比较适当 [210]

天津市委书记 [213]

家乡的“父母官” [218]

第十二章 富国与强兵

呕心沥血的总后勤部部长 [223]

黄克诚想流泪 [229]

第十三章 落马之后注视着她

是她扶住了他 [231]

港 湾 [236]

为她向毛泽东认错 [244]

第十四章 被踏上一只脚

在希望中等待的日子 [250]

被抓回北京复劫 [256]

在狱中 [264]

第十五章 解 放

出来了，又糊涂了 [279]

悲情季节 [285]

艰难的复出 [292]

第十六章 复出之后的辉煌

平反刘少奇冤案 [300]

审理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 [304]

冷静地看着毛泽东 [312]

尾声 “别了！黄老” [319]

参考书目 [323]

第一章 无妄之灾

老人，您在想什么？

这是一张老人的照片。照片或许有了些年代，历史的尘埃让那上面的老人形象有些模糊，那是一种让人心里发紧的模糊。

老人的衣服看得不甚分明，好像是一件老式的军用绒衣，绒衣上还有补丁和一些磨破绒面后露出来的线头。老人的右半边脸笼罩在阴影之中，只有左半边脸比较清楚。

从照片上能够看得出来，老人眉头紧皱，满脸倦容。这位老人不是别人，他就是黄克诚，共和国十大将之一。

这张照片大约摄于1975年的秋天。当时已经73岁的老将军刚刚结束牢狱生涯，正在解放军总医院医治备受摧残的身躯。

有一天，当他站在病房阳台上心事重重地望着远方的时候，有人按下了快门。于是，我们看到了这张不同寻常的照片。

过后，似乎没有人想起过问这位老人当时在想什么。是啊，老人在想什么呢？也许，老人在想不远处的那座军营。“文革”伊始，老人被北京一些大学的红卫兵从山西押解进京后，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关押在那里。从那座军营再望过去，是一片朦朦胧胧的建筑群，那是共和国权力中心的核心带。在那一带，有着到

如今依然没有挂门牌的中央军委办公地。此时，这位沉浸于思索和回忆中的老人，曾经是那里的最高首脑之一：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

那时候，中国的每一个军人听到老人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

但是，转眼之间，这位老人就被撤消了一切职务，再后来又被打进了大狱……

直接导致这一切的，是那个尽人皆知的庐山会议。不过，现在回过头看一看后来的中国历史，其实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老人即使在庐山会议上不说真话而幸免于难，那么在后来那个“文化大革命”中，十之八九也会在劫难逃，身陷囹圄。这样的断言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历史的不规则运动中，这位老人从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更不会同流合污。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给老人留下了比别人更加痛苦而深刻的记忆。老人清楚地记得，他是1959年7月17日早晨到的庐山。

本来，这次庐山会议没有安排他参加，他在北京留守。本来他可以关好城门静待佳音。然而，他听到的并不是佳音。一个炎热的夏夜，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走进他的办公室，传达中央从庐山发来的通知：“毛泽东同志提议，请黄总长也到庐山开会！”

“开会？会不是快结束了吗？我去了谁在家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什么事还非要我去？”

肖向荣自然说不清了。

形势的发展已到了许多人弄不明白的时候了。就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和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为此，毛泽东便在16日急召总参谋长黄克诚赴庐山。和他一同上山的还有林彪、彭真等人。

飞机在神州上空穿云破雾，黄克诚凝视窗外，一片云雾茫茫，无边无际，不知飞向何方？当然是飞向庐山了，黄克诚这么

想着把视线收了回来，然后又认真地读起了随身所带的两个文件。

飞赴庐山的黄克诚并不知道素有“政治之山”之称的庐山此时早已腾云翻雾，气氛紧张异常。

在山上，毛泽东把彭德怀给他的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全体与会人员。这封信成了“庐山事件”导火索上的第一个引爆点。

黄克诚突然接到上庐山的通知时，虽已意识到了会议上的不祥之兆，但是，他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行前，他匆匆忙忙带了“关于大炼钢铁问题”和“加强电子工业领导有关内容”的两个文件，准备送中央作参考。

“一个敢讲点话的人”

一场浩大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远在庐山的毛泽东正焦急地等待着黄克诚和林彪、彭真等几位迟到者。不过，毛泽东并不是要听这几个后来者对时局的看法，而是要他们站在自己一边。

“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做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样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这些话为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这是距庐山会议二十多年之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的一段话。

这段话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刚刚上山的黄克诚在原则问题上是在彭德怀一边的。今天，我们仍能从这段话中感觉到黄克

诚当年对时局的无奈。

黄克诚心里十分清楚，尽管那时候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地位很高，以至于善于看风使舵的林彪元帅不久前都高呼：“我们军队要紧紧地团结在彭老总的周围。”但是，在毛主席面前你必须谨慎从事才行。

当然了，我们从这段话里也能感觉得出黄克诚和彭德怀之间的真挚感情，感觉得出黄克诚在彭德怀面前是何等的直言不讳。

此时的黄克诚已经走在了悬崖峭壁的边沿，他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站在彭德怀的对立面，说彭德怀是错的；要么就同彭德怀站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非此即彼，没有什么第三条路。中庸主义、调和主义和“和稀泥”的做法既不可行，也不被允许。黄克诚当然清楚自己这一步迈向何方的重要性。

黄克诚的心情异常复杂，前不久他也曾到农村调查研究过，知道农村的情况很糟，并不像从报纸上看到的和在广播里听到的那么好。许多地方已经开始断炊，人们已在四处逃难。上山的时候，黄克诚就看到在庐山脚下的不远处有许多衣衫褴褛的难民。

这时候，有两件事坚定了黄克诚坚持实事求是的决心：一件事是周小舟、周惠和李锐三人的来访；另一件事是和李先念的谈话。

“黄克诚上山了！”湖南省委的周小舟、周惠，还有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都很意外，也很高兴。他们有的同黄克诚在湖南共过事，多数又都在毛泽东身边做过秘书。还有一点，大家脾气相投。黄克诚没上山时，他们感到遗憾，他们觉得如果黄克诚来了，彭德怀也许就不会写信了，因为彭德怀有什么想法一般情况下要和黄克诚商量，那样的话，黄克诚肯定不会让彭德怀写信的。现在黄克诚来了，大家都感到有话找他说。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这样写道：“7月18日一早，国务院会议之前，周小舟、周惠约我去看望他（指黄克诚），我们